

<<带我回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带我回去>>

13位ISBN编号：9787540447755

10位ISBN编号：7540447753

出版时间：2011-2

出版时间：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爱尔兰]塔娜·法兰奇

页数：396

字数：300000

译者：穆卓芸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带我回去>>

前言

序曲 人一生重要的时刻不多，通常在早已事过境迁之后，才能好好回顾。要不要和那个女孩说话、前面的隐蔽弯道该不该煞车、要不要停下来戴安全套，等等。不过我很幸运，我想各位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曾经和关键时刻狭路相逢，而且一眼就把它认了出来。

那天，冬日的某个夜晚，当我在“忠诚之地”尽头等待，感觉生命的浪涛正汹涌而来。那年我十九岁，成熟得足以应付世界，却又幼稚得经常干出各种蠢事。那天夜里，哥哥和弟弟一开始打鼾，我便扛起背包，一手拎着马丁大夫鞋溜出卧房。地板吱嘎一声，姐妹房里传来说梦话的声音，那天我神得很。高高踩在生命的浪头上，谁都无法抵挡。

我走过客厅，离沙发床上的爸妈距离如此之近，几乎都能摸到他们，但他们连身体都没翻一下。柴火燃烧殆尽，只剩几点红光喃喃细语。背包里装了我所有的重要物品：牛仔裤、T恤、二手收音机、一百英镑和出生证明。那时你只需要这些就进得了英国了。船票在萝西身上。

我在路口等她，躲在昏黄的路灯光晕之外。空气冷冽有如玻璃，带着健力士黑啤酒的辛辣酒花焦味。我在马丁大夫鞋里套了三双袜子，双手深深插进德国军大衣的口袋，最后一次倾听我家这条街的扰攘随着漫漫长夜流过。

一个女人在笑，啊，是谁说你可以的？一扇窗砰地关上，一只老鼠沙沙爬过砖块，一个男人咳嗽，一辆自行车呼啸转过街角，还有疯子强尼·马龙的低声咆哮从十四号地下室传来，他正自言自语地准备上床。夫妻吵吵嚷嚷、压低的呜咽，还有间歇的鹭鸶叫，除此之外，夜晚很静。

我想起萝西颈间的香气，忍不住对着天空微笑。我听见城里的钟声在宣告午夜来到。耶稣教会、圣派兹和圣米肯里那，浑圆雄厚的音律悠悠从天而降，有如庆典。庆祝我和萝西的秘密新年。

钟敲午夜一点，我开始怕了。后院传来细微的寒率与沉重的脚步声，我直起身子，但萝西没有从尾墙翻过来。也许是某人深夜迟归心里愧疚，从窗户爬回家。家住七号的莎莉·荷恩的新生儿哭了，纤细挫折的呜咽一直持续，直到莎莉好不容易起来，对她唱歌：我知道自己要去何方……上了漆的房间真漂亮……钟敲两点钟，我心里一片混乱，像是屁眼被人踹了一脚。

我弹弓似的翻过尾墙，跳进十六号的后院。那地方从我出生就受人诅咒，但我们这群小孩还是占领了它，无视于可怕的警告。院子里到处是啤酒罐、烟屁股与失去的童贞。我一步四级，跳上毁坏的台阶，不怕别人听见。我非常确定，仿佛已经见到她张狂的红铜色鬃发，双手握拳放在臀上。妈的，你跑到哪里去了？地板碎裂，灰泥墙面坑坑洞洞，瓦砾散落一地，寒风幽幽。没有人在。

我在客厅发现一张字条，从小孩学校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光线从破窗进来，在没铺毯子的地板上画出一块块光斑。字条随光飞舞，仿佛已经放了一百年。

就在那一刻，我察觉生命的浪潮变了，它就这样硬生生转了九十度。猛烈得无法抵挡。我没有带走字条。

离开十六号之前，我已经将内容牢牢记在心上，再用一辈子的时间试着相信它。我将字条留在原地，回到路口站在暗处守候，注视自己呼出的缕缕白雾飘向路灯，听钟声响过了三点

<<带我回去>>

、四点、五点钟。

深夜淡去，化成忧伤的浅灰。街角一台牛奶车喀喀沿着石子路走向酪农店，我依然在“忠诚之地”的尽头等待萝西·戴利。

<<带我回去>>

内容概要

《带我回去》始于一个忧郁少年的期期落落：十九岁的弗朗科对破碎喧扰的家失望透顶，于是和青梅竹马的女友萝西相约，要一起离开他们长大的家乡——忠诚之地，去英国开拓属于他们自己的新生活。

约定好的那个晚上，弗朗科痴痴地等了整夜，萝西却始终没出现。

弗朗科认为萝西一定是临时改变主意了。

被抛弃的怨愤使他毅然决定独自离开，最终加入了都柏林警界，化身为卧底警探的一页传奇，于死生契阔中跌宕人生。

多年来弗朗科不懈地找寻萝西的下落，期待能与她再度相逢，能以他的重生来报复她。

二十二年后，妹妹洁琪的一通电话让发誓再也不回家的弗朗科几乎是不顾一切飞奔回忠诚之地：在他与萝西当年相约的那栋旧屋里，发现了萝西遗落的手提箱，箱子里还有两张去往英格兰的过期船票。

接下来的追踪结果令人触目惊心：旧屋的地下室里，竟然掩埋着萝西荒寒多年的尸骨。

原来，她从未离开！

而就在发现萝西已然身亡后的两天，弗朗科最疼爱的弟弟凯文，也在那栋不祥的旧屋坠楼身亡。

这是意外，还是有人蓄意所为？

两件事会有关联吗？

跋涉过漫漫沧海桑田和茫茫的人世烟云，弗朗科终于倾听到了忠诚之地最沉郁的呼吸……

<<带我回去>>

作者简介

塔娜·法兰奇，爱尔兰知名小说家。

从小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迁徙过多个国家，直到1990年才定居都柏林。

因为经常搬家，接触不同文化，使得她的观察力也远比一般人敏锐。

她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接受专业演员训练，并曾参与戏剧、电影、配音等工作，而这些经历也帮助她能够成功模拟角色的各种样态。

其长篇小说处女作《神秘森林》以睿智、细腻、优雅的叙事手法和纤毫毕现的人物刻画获得全球各地书评的一致赞誉，不仅荣获“爱伦坡奖”、“安东尼奖”、“麦可维提奖”、“巴瑞奖”等四项“年度最佳处女作”大奖，更跃登纽约时报、出版家周刊、今日美国报、旧金山纪事报、洛杉矶时报、丹佛邮报、波士顿环球报、Book Sense、北卡独立书商协会等全美九大畅销排行榜，并入选亚马逊网络书店2007年度编辑推荐小说。

此后法兰奇的第二部小说亦再次席卷国际文坛，并同样入选亚马逊网络书店2008年度编辑推荐小说。

《带我回去》是她的第三部小说，评论界认为这是她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作品。

这部小说结合了成长的苦痛、青春的幻灭、真挚的情感、复杂的谜团，以及无法脱逃的罪与罚，再度呈现出独树一帜的迷人风范，又一次横扫全美畅销书榜，并且无可置疑地被选为2010年亚马逊网络书店编辑推荐小说。

<<带我回去>>

书籍目录

- Chapter 1 蓝色手提箱
- Chapter 2 二十二年后的故乡
- Chapter 3 瞬间颠覆的记忆
- Chapter 4 昔日老朋友
- Chapter 5
埋葬在地下室的初恋
- Chapter 6
船票上的约定
- Chapter 7
你愿意为何而死
- Chapter 8 让我再看一眼你的笑脸
- Chapter 9 错过电话 错过一生
- Chapter 10 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
- Chapter 11 另寻出路
- Chapter 12 悼念的歌
- Chapter 13 唯一的温暖
- Chapter 14 你告诉了谁
- Chapter 15 可疑的指纹
- Chapter 16 我曾有个姐姐，她叫萝西
- Chapter 17 那么那么遥远的青春
- Chapter 18 支离破碎
- Chapter 19 逝
- Chapter 20 别再回来了
- Chapter 21 多少恨，当年事
- Chapter 22 没有团圆的圣诞
- Chapter 23
回家的路

<<带我回去>>

章节摘录

Chapter 1 蓝色手提箱 父亲曾经告诉我，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愿意为何牺牲。他说，要是不晓得，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完全没有，人也根本不算人了。

我当时十三岁，而他刚灌完四分之三瓶尊美醇精酿威士忌。

不过，嘿，说得真好。

就我记忆所及，他愿意为了一、爱尔兰，二、他过世十年的母亲和三、干掉撒切尔那臭婆娘而死。

总之，从那一天起，我随时都能说出自己愿意为何牺牲。

起初很简单：家人、女友和房子。

后来有一阵子事情复杂一点，但现在又稳定了。

我喜欢这样，感觉一个男人可以依此自豪。

我愿意为了居住的城市、工作和孩子而死（顺序不分先后）。

我的小孩目前还算听话，我居住的城市是都柏林，工作是卧底。

这三样东西哪一个最可能取走我的性命，感觉似乎很明显。

不过，除了狗屁文书作业，工作已经很久没给我什么恐怖的遭遇了。

爱尔兰就这么丁点大，干外勤的寿命很短，两次任务，顶多四次，被人认出来的风险就高得厉害。

我很久以前就将九条命用完了，因此目前暂时退居幕后，负责指挥卧底任务。

在卧底组，不管上工下工，真正的危险只有一个：你创造幻象的时间太久，就会以为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中。

你很容易相信自己是催眠家、幻象大师和聪明鬼，你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也清楚所有诡计。

其实，你也是看得张口结舌的观众之一。

不管你有多能耐，这世界总是技高一筹，比你狡猾、比你快，而且比你无情几百倍。

你只能试着跟上，明白自己的弱点，永远提防着对手使出的贱招。

我这辈子第二次遇到贱招，是十二月初一个周五下午。

那天，我一早就开始进行维修工作，整顿手头的几个幻象。

我手下有个小朋友（他今年是拿不到弗朗科叔叔送的圣诞袜了）不晓得怎么回事，竟然要找一个大太太充当他祖母，介绍给几名下等毒贩认识。

当时，我正要去前妻家接小孩子度周末。

奥莉薇亚和荷莉住在一栋任谁看了都会目瞪口呆的高雅别墅里。

房子是奥莉薇亚的父亲给我们的结婚礼物，位于戴齐一条被人悉心照料的死巷底。

我们搬进去的时候，别墅只有门牌，没有号码。

没多久我就把门牌扔了。

我当时应该立刻察觉这段婚姻不可能维持。

我妈要是知道我结婚，绝对会不惜在信用银行欠下一屁股债，给我们弄一套有花朵图案的客厅家具，要是我们把椅垫的塑料套拆掉，她肯定会火冒三丈。

奥莉薇亚整个人横在门口，以防我突然想进去。

“荷莉差不多好了。

”她说。

奥莉薇亚是永远那样令人赞叹。

坦白说，我是一半得意、一半遗憾地说这句话。

她身材窈窕，有优雅的鹅蛋脸，浓密的灰金色的秀发，还有隐而不显，起初不会注意，一旦发现就令人目不转睛的曼妙曲线。

那天傍晚，她将美丽身躯滑进昂贵的黑洋装与精致裤袜里，系着祖母给的、只有盛大场合才会佩戴的钻石项链，就连教皇看了眉毛都会掉下来。

我没教皇那么文雅，直接狼嚎一声：“是大约会？”

” “我们要去晚餐。

<<带我回去>>

“你说的‘我们’又包括德莫？”

“奥莉薇亚精明得很，没那么容易上钩。”

“对，没错。”

还有，他的名字是德莫特。”

“我很是惊讶。”

“已经四个周末了，对吧？”

告诉我，今晚是大日子吗？”

“奥莉薇亚朝楼上大喊：“荷莉！”

你爸来了。”

“我趁她转头之际，直接从她身旁走过，踏进大门。”

她喷了香奈儿五号，从我们相遇那天，她就只用这一种香水。”

楼上传来声音：“爸！”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我只是要……”说完就是一段长长的独白，荷莉拼命讲出她小脑袋里的复杂想法，不管别人听不听得见。

我一边大吼：“你慢慢来，宝贝！”

“一边走向厨房。”

奥莉薇亚跟了进来，“德莫特随时会到。”

“她说。”

我不晓得这是威胁，还是求饶。”

我打开冰箱瞄了一眼，“我不喜欢那家伙的身材，他没有下巴，我不信任没有下巴的男人。”

“啧啧，幸好你对男人的偏好跟我无关。”

“怎么没关？”

你要是认真的，他就会有不少时间跟荷莉在一起。”

你说他姓什么？”

“离婚之前，奥莉薇亚曾经用冰箱门夹我脑袋，看得出来她现在很想故技重施。”

我保持身体弯着，给她充分的机会，但她没有失控。”

“你为什么要知道？”

“我得在电脑里搜搜他的资料。”

“我拿出一罐柳橙汁摇了下，”“这是什么鬼东西？”

你不再买好喝点的饮料了吗？”

“奥莉薇亚涂了自然淡色唇膏的双唇抿了起来：“弗朗科，你不准用任何电脑搜德莫特的资料。”

“没办法，”我开心答道，“我得确定他不是个喜欢小女孩的‘萝莉控’，是吧？”

“天老爷，弗朗科，他不是——”“也许不是，”我承认，“或许不是，但你怎么晓得，莉儿？”

难道你想以后再后悔吗？”

那就来不及了。”

“我打开果汁罐豪饮一口。”

“荷莉！”

“奥莉薇亚又喊一次，音量变大，“快点！”

“我找不到我的小马！”

“重重的脚步声，从楼上传来。”

我对奥莉薇亚说：“他们专挑有可爱小孩的单亲妈妈下手。”

这些家伙没有下巴的比例之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你难道没有察觉？”

“没有，弗朗科，我没发现。”

我不会让你用工作来吓唬——”“下回电视出现恋童癖的时候，记得看仔细。”

白色厢型车、没有下巴，我跟你保证。”

<<带我回去>>

德莫开什么车？

“荷莉！”

我又喝了一大口柳橙汁，抹去溅到袖子上的水珠，将罐子放回冰箱。

“喝起来跟猫尿一样，要是我提高赡养费金额的话，你会买好一点的果汁吗？”

“你肯提高三倍的话。”

奥莉薇亚看了看表，用甜甜的语气冷冷说道，“但假如真的提高三倍，或许够我每周买一罐吧。”

“假如你一直拉猫的尾巴，千万别忘了它是有爪子的。”

就在这时候，救兵来了。

荷莉冲出房间，一路扯开喉咙大喊：“爸爸爸爸！”

我及时走到楼梯底下，让她像支小爆竹似的飞扑到我怀里。

她的金发张开有如蛛网，全身粉红闪闪，双腿夹着我的腰，书包和毛发凌乱的小马重重甩在我背上。

小马叫克拉拉，已经又破又旧。

“嗨，蜘蛛猴，”我在她头顶印上一吻说，“这星期好吗？”

“很忙，还有我才不是蜘蛛猴，”她厉声说，和我鼻子贴鼻子，“什么是蜘蛛猴？”

荷莉九岁，长得纤细单薄，和她母亲家的人一个样。

我们麦奇家个个虎背熊腰，皮厚发粗，专为都柏林的天气和苦工而打造。

不过，荷莉什么都像她妈妈，除了眼睛。

我头一回见到她，她抬头望着我，我仿佛见到自己的眼眸，又大又蓝又亮，让我触电一般。

直到现在，每回见到还是心头一震。

奥莉薇亚可以像擦掉过期的地址一样擦掉我的姓氏，在冰箱装满我不喜欢的果汁，让德莫那个恋童癖上她的床，但对那双眼睛，她永远无可奈何。

我对荷莉说：“蜘蛛猴是有魔法的精灵猴子，住在施了魔法的大树里。”

说完，她看着我的眼神像是在说“哇哦，我知道你对我好”。

“你在忙什么？”

我问她。

荷莉从我身上滑下来，重重踩在地上。

“克柔依、我和莎拉要组一个乐团，还有我在学校画了一张画给你。”

因为我们编了一支舞，所以我想要一双白靴子，可以吗？”

莎拉写了一首歌，还有……”隔着荷莉，我和奥莉薇亚差点相视微笑，但她及时煞车，又看了看表。

我们在车道遇上老友德莫，他是个奉公守法的家伙（我很清楚，因为他头一回和奥莉薇亚出去吃晚餐，我就偷偷记下了他的车牌），从来不会将奥迪停在双黄线上，老是一副随时就要打个轰天大噶的模样。

“晚安。”

他说，一边像是触电般的朝我点点头。

我想德莫可能怕我。

“你都叫他什么？”

我将荷莉放上儿童安全椅，一边问她。

只见奥莉薇亚有如完美的格蕾丝·凯莉，在门口吻了德莫的脸颊。

荷莉理了理克拉拉的鬃毛，耸耸肩说：“妈妈要我喊他德莫叔叔。”

“你喊了吗？”

“没有。”

我对他说话的时候，什么也不喊，在脑袋里，我都叫他乌贼脸。

“她瞄了一眼后照镜，看我会不会骂她。”

她下巴微收，心里的倔犟呼之欲出。

我哈哈大笑。

“好极了，”我对荷莉说，“这才是我的女儿。”

说完来个手煞过弯，把奥莉薇亚和乌贼脸吓了一跳。

<<带我回去>>

自从奥莉薇亚恢复理智，将我一脚踢开以后，我就住在码头边一栋上世纪九十年代盖的大型集合公寓里。

我想，建筑师绝对是大卫·林奇。

地毯厚得从来听不见脚步声，但在半夜四点，你却听得见五百个心灵的齐声低鸣，来自四面八方。

有的做梦，有的期盼，有的担心、计划或思考。

我小时候住在廉价公寓，各位一定以为我很习惯这种养鸡场似的生活，但这里不同，我不认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些家伙，不知道他们如何出入这栋公寓，或者何时进出。

我只晓得他们从不离开，整天锁在公寓里想事情。

就算睡着，我也会竖起一只耳朵留意嗡嗡轰鸣，随时预备下床捍卫疆土。

在这栋“双峰”公寓，我的小窝走的是时髦鳏居风，意思是四年过去，家里还像等待搬家货车到来的混乱现场，只有荷莉的房间例外，塞满你能想象得到的各式各样浅色毛茸茸的玩意儿。

我和荷莉一起挑家具那天（我好不容易向奥莉薇亚要到每个月一周的相处时间），来到三层楼的购物中心，我每到一层都想买下所有东西给荷莉，因为我深信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们明天要做什么？”

“荷莉想知道。”

我们走过长廊，她让克拉拉一脚拖在地毯上。

上一回见面的时候，她光想到小马碰到地板就会大叫谋杀。

才这么一眨眼，你就错过了什么。

“记得我帮你买的风筝吗？”

你晚上把功课写完，要是明天没有下雨，我就带你到凤凰公园，教你放风筝。

“莎拉可以去吗？”

“吃完晚饭，我们打电话给她妈妈。”

“荷莉朋友的家长都很喜欢我，没什么比警探带你小孩到公园更保险的事了。”

“晚餐！”

我们能吃披萨吗？”

“当然。”

“我说。”

奥莉薇亚住在无添加物、高纤有机的世界里，要是我不平衡一下，这孩子长大会比同伴健康两倍，被他们排斥。

“有什么不可以？”

“但当我打开房门，突然得到一个暗示，我和荷莉晚上不能吃披萨了。”

电话的留言灯拼命地闪，有五个未接来电。

工作的话是一个手机响，卧底干员和秘密线人是另一个手机响，我的手下会到酒吧找我，奥莉薇亚到万不得已时才会发短信。

因此只剩我的家人，也就是小妹洁琪。

过去二十年来，我只跟这么一个家人说过话。

五通来电可能表示我爸或我妈快死了。

我对荷莉说：“拿去。”

“接着将手提电脑递给她。”

“拿到房间用即时联系你的朋友，我过几分钟就去找你。”

“荷莉很清楚自己二十一岁之前不准偷偷上网，于是带着怀疑的目光看我一眼。”

“爸，假如你想抽烟，”她对我说，语气非常成熟，“你可以去阳台，我估计你肯定要抽烟。”

“我一手推着女儿的背，将她送向房间。”

“哦，是吗？”

你为什么觉得我想抽烟？”

“换成其他时候，我一定会很好奇。”

我从来不在荷莉面前抽烟，奥莉薇亚也没开口。

<<带我回去>>

她的心灵是我们塑造的，我们两个。

即使现在，想到荷莉心里装了我们没放进去的东西，还是让我非常震撼。

“我就是知道，”荷莉说着将克拉拉和书包扔到床上，满眼骄傲。

这孩子以后当得成警探。

“可是你不应该抽，”德兰修女说抽烟会让身体里面全部变黑。

“德兰修女已经死了，聪明小乖乖，”我打开手提电脑，接上宽带说，“喏，好了。

我得打个电话，你别让eBay买钻石。

荷莉问：“你要打电话给女朋友吗？”

她看起来好小，又太过机灵，穿着白色垫肩外套，遮了细长双腿的一半，大大的眼睛努力不透出惊恐。

“不是，”我说，“不是，亲爱的，我没有女朋友。

“你发誓？”

“我发誓，而且我短期内不打算交任何女朋友。

说不定过几年，你可以替我挑一个，你说如何？”

“我要妈咪当你的女朋友。”

“嗯，”我说，“我知道。”

我按着荷莉的头，感觉她的头发有如花瓣。

之后，我将门关上，回到客厅去看看是谁死了。

留言的人是洁琪，她说话的速度像快车一样，这不是好兆头。

假如是好消息，洁琪会煞车（“你一定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快点，猜猜看。”），坏消息才会踩油门。

这肯定是最高等级的坏消息。

“哎，天老爷，弗朗科，你到底要不要接电话？”

我得跟你谈谈。

我打来不是为了开玩笑，我有打过那种电话吗？

但在你惊慌之前，我要先说不是老妈，谢天谢地，她好得很。

她有一点吓到了，大家都被吓到了，她起初惊魂未定，不过坐下来之后，卡梅尔给了她一杯白兰地，现在就没事了。

对吧，妈？

幸好有卡梅尔在，她买完东西就四处打电话，要我和凯文过去。

谢伊说不用打给你，‘打去干吗’，他说，但我叫他去死。

去死也还不足以让我泄愤。

所以，要是你在家，能不能马上接起电话？

弗朗科！

我发誓——”她话没说完，就被留言已满的哔声切断了。

卡梅尔、凯文和谢伊，天哪，感觉所有亲戚都到我家集合了。

一定是我爸，绝对是。

“爸爸！”

荷莉从房间大喊，“你每天都抽几根香烟？”

“录音机里的女人要我按按钮，我乖乖照做。”

“谁说我有抽烟？”

“我要知道！”

二十根吗？

“慢慢来。”

“可能吧。”

又是洁琪：“该死的机器，我还没说完！你快点回来。”

<<带我回去>>

哦，我刚才应该马上说，也不是老爸，他还是老样子。

没有人死，也没有人受伤，我们都很好。

凯文有点不安，但我想那是因为他不晓得你会有什么反应。

他非常喜欢你，你知道，现在还是。

一切可能只是虚惊一场，弗朗科，但我不想让你慌张过头。

没错，这可能是玩笑，有人恶作剧，我们起初也这么想，虽然我觉得是个烂到家的玩笑，请原谅我说话——”

“爸爸！

你每天做多少运动？

”荷莉问。

搞什么？

“我是地下芭蕾舞者。

”我说。

“不是，说真的！

多少？

” “不多。

” “当然，我们都不晓得该怎么办。

总之，你接到留言能不能立刻回电？

求求你，弗朗科，我现在随时带着手机。

”洁琪继续说道。

喀嚓，哔，录音机里的小妞。

现在想来，我当时就该想到的，起码也应该猜出个大概才对。

“爸，你每天吃多少水果和蔬菜？

”荷莉又接着问。

“一大堆。

” “才怪！

” “吃一些。

” 接下来三则留言都和之前差不多，间隔半个小时。

到了最后一通，洁琪的声音已经弱得只有小狗才听得见。

“爸爸？

”荷莉又问。

“等一下，亲爱的。

” 我走到阳台掏出手机，俯瞰漆黑的河水、油黄的灯光与咆哮的车群，然后拨了洁琪的号码。

电话才响一声，她就接起来：“弗朗科？

老天爷啊，我都快疯了！

你到底跑哪里去了？

” 她已经慢到时速一百三十公里了。

“去接荷莉了。

到底怎么了，洁琪？

” 电话里有杂音。

事隔多年，我还是一下就认出谢伊急促的嗓音，而我母亲的一个声响让我喉头一紧。

“洁琪，你再不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我发誓一定过去把你绞死。

” “哦，老天，弗朗科……可不可以拜托你找地方坐下来？

要不就去倒一杯白兰地之类的？

” “别急，慢一点……” 关门声。

“好了，”洁琪说，四周忽然安静下来，“是这样，你还记不记得我前不久跟你说过，有个家伙想买这条路尽头的三间房子，翻建成公寓？

” “记得。

<<带我回去>>

” “结果他没有建公寓。

最近人人都在担心房价，所以他打算让房子多撑一阵子，观望一下局势。他找工人去拆壁炉，还有线脚之类的去卖，那些东西价钱好得很，你知道吗？真是疯了。

他们今天动工，从角落那间开始。

你还有印象吗，那间废房子？

” “十六号。

” “就是那间。

他们拆除壁炉，在其中一个壁炉后面发现了一只手提箱。

” 洁琪故意停在这里。

毒品？

枪？

现金？

还是吉米·霍法？

” “天杀的，洁琪，到底是什么？

” “是萝西·戴利的箱子，弗朗科，是她的箱子。

” 各式各样的车声戛然而止。

天空的橘光变得和森林大火一样野蛮饥渴，令人目眩，失去控制。

“不对，”我说，“不是。

我不晓得你是怎么拿到的，但里面他妈的是我的东西。

” “哎，好了，弗朗科——” 洁琪的同情和关心溢于言表。

我想要是她人在这里，我一定会一拳打昏她。

“什么‘哎，好了，弗朗科’。

你和妈老是这样大惊小怪，歇斯底里，现在还要我跟着你们一起紧张兮兮——” “听着，我知道你很——” “你搞这套是为了骗我回去，是不是，洁琪？

你打算来场家族大和解吗？

我可警告你，这不是他妈的亲情伦理剧，玩这种游戏没有好下场。

” “你啊，你这个混蛋，”洁琪火了，“克制一点。

你以为我是谁啊？

提箱里有一件衬衫，紫色的，螺纹图案，卡梅尔认得——” 我起码看萝西穿过一百次，还知道手指触摸纽扣的感觉。

“是啊，八十年代镇上每个女孩都有一件。

卡梅尔爱八卦，连猫王走在葛拉夫顿街这样扯蛋的事都敢说。

我以为你好一点，但显然——” “——衬衫里裹了一张出生证明，萝西·博纳黛特·戴利。

” 杠抬不下去了。

我找出香烟，手肘支着栏杆，吸了这辈子最长的一口烟。

“抱歉，”洁琪说，语气放柔下来，“刚才发你脾气。

弗朗科？

” “怎么？

” “你还好吗？

” “嗯。

听着，洁琪，戴利家知道了吗？

” “他们不在。

诺拉搬到布兰查斯顿了，应该已经几年了吧。

戴利夫妇周五晚上会去女儿那里看小宝宝。

老妈说她有她电话，可是——” “你打电话给警察了没？

” “我就打给你了，那还用说。

<<带我回去>>

”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 “只有建筑工人，两个年轻的波兰佬知道。

那天工程做完，他们到十五号问可以把提箱交给谁，但十五号现在只住学生，他们叫两个波兰佬来找咱爸妈。

” “妈没有嚷嚷得整条街都知道吧？”

你确定？

” “忠诚之地已经不是你记得的样子了。

这阵子有一半住户是学生或雅痞，我们连他们姓什么都不晓得。

库伦家还在这住，还有诺兰家，赫恩家也剩几个。

不过，通知戴利家之前，老妈不想跟他们说。

这么做不对。

” “很好。

提箱这会儿在哪里？

” “在客厅。

建筑工人是不是不应该移动它？

但他们有工作要做——” “非常好，除非必要，否则千万不要动它，我会尽快赶过去。

” 半晌沉默，接着她说：“弗朗科，老天保佑，我不愿意胡思乱想，但这难道不表示萝西……”

“现在还不晓得，”我说，“镇静一点，什么都不要说，等我过去。”

” 我挂掉手机，回头瞥了公寓一眼。

荷莉的门依然关着，我又长吸一口烟，把它抽完，将烟屁股扔出栏杆，接着又点了一根，然后打给奥莉薇亚。

她连招呼都没打就说：“不行，弗朗科，这回不行，绝对不行。”

” “我这回没办法，莉儿。

” “你每个周末都求我，用求的。

既然你明明不想——” “我想，这次是紧急状况。”

” “每次都是紧急状况。”

组里的人少你两天不会怎么样，弗朗科。

不管你怎么认为，这地球离了你还是照样转的。

” 奥莉薇亚虽轻声细语，但她其实气坏了。

我听见电话那头餐具碰撞声、笑语喧哗，还有人好像在说，天哪，是喷泉。

“这回不是工作，”我说，“是家人。”

” “当然，是家人。”

难道和我第四次跟德莫特约会有关？

” “莉儿，我很乐意搞砸你和德莫特的第四次约会，但我不会放弃和荷莉相处的时间，你应该比我还清楚。”

” 带着怀疑的短暂沉默。

“你家人出了什么紧急事？”

” “我还不晓得。”

洁琪歇斯底里地从我爸妈家打电话来，我还不清楚细节，但必须赶过去一趟。

” 又是短暂沉默。

之后，奥莉薇亚疲惫地长叹一口气说：“好吧，我们在卡特丽，把荷莉送过来。”

” 卡特丽餐馆的主厨上过电视，周末总是人满为患，热闹得很。

“谢谢你，奥莉薇亚，真的。”

可以的话，我晚上会回来接她，或是明天早上。

我会再打电话给你。

” “你会回来，”奥莉薇亚说，“好吧，可以的话。”

” 说完便挂断了。

<<带我回去>>

我将香烟扔了，走回屋里准备惹恼下一个女人。

荷莉盘腿坐在床上，手提电脑放在腿间，脸上挂着担忧的表情。

“小甜心，”我说，“我们有麻烦了。”

” 荷莉指着电脑：“爸，你看。”

” 屏幕上用紫色大字写着“你会死于五十二岁”，恐怖的图案在大字周围一闪一闪。

这孩子一脸不安。

我在她背后坐下，将她和电脑抱进怀里。

“这是怎么回事？”

” “莎拉找到这个网络测验，我帮你做了问卷，结果就是这样。

你已经四十一岁了。

” 哦，老天，别是现在。

“小乖宝，这是网络，怎么写都行，不表示上头有的就是真的。”

” “它是这么说的！”

他们全算出来了。

” 要是我让荷莉哭着回去，奥莉薇亚肯定会爱死我。

“你看好了，”我一边说着，一边环抱着她，关掉我的死亡宣告书，打开一个Word文档，输入“你是外星人，你在邦哥星球上读到这段文字”。

对荷莉说，“好，这是真的吗？”

” 荷莉噙着泪水，勉强笑了出来：“当然不是。”

” 我将文字转成紫色，改成花哨的字体：“这样呢？”

” 她摇头。

“要是我让电脑先问你一堆问题，再显示这段文字呢？”

” 我差点以为自己就要蒙过了，但那双小肩膀忽然僵住：“你说有麻烦了。”

” “没错，我们恐怕得改变一下计划了。”

” “我必须回妈妈家，”荷莉对着手提电脑说，“对吧？”

” “对，小甜心。”

我真的、真的很抱歉，我一忙完就去接你。

” “又是工作需要你吗？”

” 那个“又”字比奥莉薇亚能说的任何话都糟。

“不是，”我侧向一边，好看着荷莉的脸说，“跟工作没关系。”

让工作去死吧！

” 这句话换来微弱一笑。

“你记得洁琪姑姑吧？”

她有大麻烦了，需要我现在去帮她解决。

” “我不能跟你去吗？”

” 洁琪和奥莉薇亚曾经不止一次向我暗示，荷莉应该多认识她爸爸的家人。

不过，除非我死了，否则荷莉别想沾上麦奇家的独家疯狂因子，门都没有，就算没有那只该死的手提箱也一样。

“这回不行。”

等我搞定所有事情，再找洁琪姑姑去吃冰淇淋，三个人开开心心，好不好？”

” “好吧，”荷莉说，无力的轻叹就和奥莉薇亚一模一样，“一定很好玩。”

” 说完她便挣脱我的怀抱，开始将东西放回书包。

车上，荷莉不停和克拉拉对话，声音压得很低，我完全听不清楚。

一遇到红灯，我就从后视镜望着荷莉，心里发誓一定要补偿她。

我想查出戴利家的电话，将该死的提箱放在他们家门口，然后赶在睡前将荷莉带回我住的地方。

但我当时就知道这不太可能。

那条路和那只手提箱一直在等我回去，已经等了很久，一旦伸出爪子，绝对不可能一个晚上就放过我

<<带我回去>>

。字条的语气非常夸张，典型的少女作风，这点她最擅长，我是说萝西。
“对不起，我知道这件事一定让人非常意外，但千万别以为我是故意要整人，我不会那么做。只是我想了很久，要过我想过的生活，这是我唯一的机会。真希望我能找到办法，不让我身边的人受伤、不安、失望。假如你能祝我在英国的新生活顺利，那就太好了！但就算不能，我也能理解。我发誓我一定会回来，在那之前，献上我好多、好多的爱。萝西。

”从她踏进我们初吻的十六号空屋，在地板上留下字条，到她将手提箱扔过围墙，准备远走高飞，离开道奇镇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

.....

<<带我回去>>

媒体关注与评论

“塔娜·法兰奇又再度回归她曾经的主题：爱、失去、记忆、谋杀，以及爱尔兰的现代生活。法兰奇的文笔依然是那样精彩，她笔下的对话犀利而伤感，时而又风趣幽默。

《带我回去》是她的巅峰之作。

”——《书单》 塔娜·法兰奇的第三部小说从一开始便紧紧吸引读者，书中人物刻画精彩，作者对都柏林人的对话把握也是十分到位！

——《卫报》 兄弟手足间的争斗、社会阶层的矛盾、旧时积累的怨恨、青少年的情窦初开，以及儿时暴力的记忆等，都被灵巧地编织在这部小说当中，连都柏林人的语言习惯都被描写得惟妙惟肖！

——《纽约时报》

<<带我回去>>

编辑推荐

《带我回去》是一本别具特色的、满含情感和剧情色彩的小说！

《带我回去》是悲情悬疑天后塔娜·法兰奇的巅峰之作。

《带我回去》带着岛国冬日特有的清冷和凌厉，在2010年席卷了全美众多排行榜：全美独立书商协会年度选书、全美读书俱乐部年度最佳推荐小说、巴诺书店年度最佳小说、《出版家周刊》最佳小说、《华盛顿邮报》最佳小说、《时代杂志》最佳小说等。

十九岁的弗朗科对破碎喧扰的家失望透顶，于是和青梅竹马的女友萝西相约，要一起离开他们长大的家乡——忠诚之地，去异国开拓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约定好的那个晚上，弗朗科痴痴地等了一整夜，萝西却始终没出现……

<<带我回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